

尚書疑義

一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尚書疑義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疑義六卷明馬明衡撰明衡字子莘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迹附見明史朱淵傳是編成於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為篇書

中如六宗從蔡法輯五瑞謂是朝覲之常非
為更新立異治梁及岐謂為蔡傳勝孔氏洪
範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說於金縢頗有疑辭
皆能參酌衆說不主一家非有心與蔡氏立
異者惟三江必欲連震澤而於所其無逸之
所字亦不從蔡傳則未免意見之偏又往往
闡入時事亦稍失解經體例益不免醇駁互
存然明人經解冗濫居多明衡是編尚能研

究於古義固不以瑕掩瑜也史稱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為宗至明衡始考明衡當嘉靖三年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考明衡當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後於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入賀於慈壽皇后誕辰乃詔免朝時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惄惄故君與朱淵力爭皆構禍幾殆坐是終身廢棄可謂不愧於經術更不必以門戶之見論是書之醇疵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疑義原序

尚書載二帝三王之績歷世自唐虞訖于成周上下千有餘年聖人不可作矣由今可以見其行事之實者獨賴是書焉耳先儒謂書以道政事夫書言政事固矣要其至而言之豈道政事而已哉古者聖人窮而在下則以其道立言訓後世如吾夫子之所述是也達而在上則以其道立政淑當時如二帝三王是也立政者其常也立言者其變也故二帝三王之書皆聖人達而在上

見於行事之實與孔孟之言一揆古今斯道之貞元會
焉然世有升降之不同事亦推移之遂異同一其任也
而趨舍判焉同一其聖也而作用殊焉薰之記載或清
沿習失真故自後世觀聖人之事必得聖人之心不得
聖人之心而徒於跡焉求之是猶盲者觀天地日月風
雷之變不眩惑而失常者未之有也夫事者勢之所趨
而至焉者也心者理之所極而安焉者也勢之所趨而
至則有萬其無窮理之所極而安則至一而不變由其

不變以達其無窮然後可以得聖人之心觀聖人之事而聖人之道始克有於我矣自漢以來孔安國始為之傳唐顏達復疏其義用意雖勤其於大道概未有聞宋蔡氏仲默承文公之訓義理大有發明嘉惠學者甚溥然以愚之懵也從而求之謂其悉可以得聖人之心而達聖人之道則不敢以自詭也故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所有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為篇以求是正凡若干言嗚呼聖人之行事非細故也萬古至大

之公案余何人哉謂足以辨之顧先儒或未有論者余特發其疑以引其端將來君子其無以為妄與僭而不之正則余今日之心誠為幸矣嘉靖壬寅十有一月朔後學馬明衡敬題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安義卷一

明 馬明衡 撰

虞書

堯典

朱子謂書難讀難解誠然今只是習訓已熟似乎無難不知當初是何等生益今只以堯典言之所謂安安所謂而詁所謂敬安而文言敬致不言明都朔方言

幽都不言敬致此皆難通又言方鳩僕功象恭滔天
又如師錫帝之類若皆以字義生意解之亦有何難
但終不是當時本意則失之遠矣如師錫帝解作屬
上句亦得若謂明明揚側陋有德者則衆共與之以
帝位也然後四岳舉舜曰有鯀在下云亦何不可
但亦不知果是當時如此否蓋去古既遠又經秦火
在伏生者出於記憶之餘在屋壁者出於磨滅之後
歷代傳習推測必求其字字句句之通無是理也不

如只觀大旨為庶可以得聖人之心如堯之治天下便是克明俊德便是敬授人時便是咨訪賢才任以為治便是治洪水為民除害至七十載老矣便是求為天下得人此皆明白可見如舜之治天下便是齊七政朝覲巡守敷言試功恤刑去罪便是明目達聰便是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咸命二十二人以亮天工亦不過任賢以為治也如此雖遠在千萬世之下皆顯然可見聖人之心若同堂合席皆以天下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合之萬世而無弊通之百代而可行是
非有怪異高遠不可曉之事也學者若能以是為心
隨其力量見諸行事是即堯舜也若得時遇主則以
是道贊其君是即致君於堯舜也聖賢千言萬語教
人只是如此舍此不務而孜孜於字句之本不可曉
者必為之說以此為能讀古人之書則亦何益於我
哉

先儒謂讀尚書無許大心胸難讀為其合下便大如克

明俊德至於變時雍是多少大又謂分命四時成歲
便見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方
見得恁地此語恐亦尚就軀殼上看堯舜非見道之
言也

蔡註欽明文思安安言德性允恭克讓言行實被四表
格上下言放勲恐亦太分析蓋至聖盛德自難以言
語形容如夫子亦只言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蓋渾渾無跡不可得而形

容也此亦總贊其高明廣大深遠盛德之至下文親九族以下則其化之可見者也

先儒云凡看論語須要識得聖賢氣象今將放勲至格于上下數言靜中體貼融會之其氣象為何如真所謂蕩蕩難名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蓋不必言德性而德性在其中不必言行實而行實在其中德性行實皆不足以形容之也學者於此體會而有得焉則平時私小之心粗鄙之氣已去一半矣

於變變字恐非變惡而為善堯之民何以惡言竊意民
漸化之深天機變動日敏德而不能自己雍者和之
至也曰睦曰昭明曰時雍氣象亦可想矣夫子謂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舜之恭已南面古聖人之治大抵
如此是乃所謂以道化天下也道極盛則化極隆皆
不見其有為之迹後世此義湮廢而法制百出何能
轉移毫末號令日煩此老氏莊生所以有過激之論也
命義和者總其事也命仲叔者分其目也後世命官有